

供菊玩古 可知人

□李立华

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回，有一段贾母带刘姥姥参观大观园的情节。她们在游历大观园景点的同时，还去了宝玉和小姐姑娘们的住所。在此之前两回，贾母曾率众女眷在藕香榭赏花饮酒吃螃蟹。宝玉和众姐妹酒足蟹饱之后，诗兴大发，分题作了12首咏菊诗。从其中的“隔座香分三径露，抛书人对一枝秋”等诗句，可见大观园人士之“供菊”雅兴。此番走进他们的居室，则又可以直观他们如何“供菊”了：

先看探春的“秋爽斋”：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。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，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，并数十方宝砚，各色笔筒，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。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，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……

再去宝钗的“蘅芜苑”：（只见）雪洞一般，一色玩器全无，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，并两部书，茶奁茶杯而已。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，衾褥也十分朴素。

同是“供菊”，探春用的是“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，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……”由此可见探春的审美趣味十分贵族化，典雅绝伦的一囊白菊花，不但与居室内弥漫的书卷气很和谐，与她心气高傲的处世风格、爽朗潇洒的个性以及超然脱俗的文化品位也极为吻合。探春的家具、字画，可以说样样精妙昂贵，这件汝窑花囊简直可以说是无价之宝。作为“五大名窑”之首的汝窑瓷器，因稀而贵，更何况收藏界又有“汝窑少大器”之说。那么，这件“斗大的汝窑花囊”的价值就无法估量了。曹雪芹所处的年代赏古、玩古、藏古之风很流行。曹雪芹从小生长在富贵豪门，过眼的古玩珍异自然不计其数，关于这一点，探春居室中的诸多陈设，便是很好的见证。

写薛宝钗“供菊”仅仅“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”而已——许多人读《红楼梦》，也许没有特别留意过这句话，更没想到拿这个土定瓶去和探春屋里的汝窑花囊相比较。定窑与汝窑虽然同为宋代五大名瓷，但定州所产的定窑有粗细两种，细的为“粉定”，是价格昂贵的珍品；所谓“土定”，是粗的那种，连寻常百姓家都使得起的类型——可见出身于“珍珠如土金如铁”的富豪之家的宝姑娘，那守拙装愚的功夫是何等了得！与土定瓶、菊花同时出现的又是些什么呢？不过青纱帐幔、朴素的衾褥、两部书、茶奁茶杯——不但朴素而且空洞。凭宝钗的家世、才情和学识，她在家居布置方面的能力，绝对不会低于别人。但当时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世俗观念要求女子素朴贤良。精于世故的宝钗，自然对世俗“闺范”格外看重，所以她才不会像黛玉与探春那样真实地表现自我，而是顺应世俗要求表演“素朴贤良”，也即所谓“装愚守拙”。只不过，这土定瓶与几枝菊花的搭配，却别有一种野逸之美，倒不失为暴露她内在审美修养的冰山一角。从中亦可见“装愚”相对于“真愚”来说，毕竟还是别有洞天的。

美国著名作家劳伦斯·桑德斯曾经说过：“要想了解一个人的品德，最好是去看看他的家。”确实，一个人的家居环境，是由很多细节性的元素构成的。这些细微之处，不但可以反映出他的修养爱好，其性格人品也是可以从中观察出来的。



▶土定瓶



▲清咸丰粉彩秋叶形水洗

清粉彩秋叶形笔洗

□李笙清

“梧桐秋叶响，枕畔订佳期。”清代中州名儒田兰芳的这两句诗，通过深秋时节梧桐树叶日渐枯黄凋零的情景，生动地刻画出秋叶的物象来。

这件清咸丰粉彩秋叶形笔洗，长15厘米，高11厘米，敞口浅腹，口沿略撇。器身呈卷曲的波浪形，神似一片秋天里正在枯萎卷曲的树叶。外壁黄中泛青，暗喻树叶在深秋的风中日渐枯黄的模样。依叶片卷曲形状有8条黄色茎脉，遒劲有力，就像秋叶的叶脉一样，渗透出一种沧桑的色彩。笔洗内壁绘有花卉和展翅飞舞的彩蝶，生动活泼，与秋叶的老去形成鲜明的对照，昭示着生命在轮回中必将获得新生。磨砂圈足，绘缠枝莲纹饰。器物底部施白釉，中间位置有双方框图章式篆书款：“大清咸丰年制。”六字双行，字体工整秀丽。清代嘉庆道光之后，粉彩瓷占据了我国陶瓷生产的主流，彩瓷中的大宗，咸丰、同治、光绪都有烧造。这件粉彩秋叶形笔洗，器物动静结合，造型周正别致，绘制雅致精美，呈色稳定鲜艳，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笔墨纸砚是我国传统的文房四宝，除此之外，还有许多辅助用具，如笔筒、笔架、笔挂、笔舔、墨床、臂搁、水盂、观滴、镇尺等，笔洗就是其中的一种，主要作用是盛水洗笔。古时主要使用毛笔，毛笔用后要洗净余墨挂起，以免笔尖羊毫干枯凝滞。

笔洗种类繁多大小不一，形制多样，方形、圆形、钵盂形等均有，亦有以花果、动物为形的，造型各异，各具神态，风趣生动，尤以圆形较为多见。其材质主要以陶瓷最多，或素或花，雅俗共赏，蔚为奇观。

树叶的形状有心形、倒心形、扇形、菱形、卵形、匙形、三角形、披针形等多种，以椭圆形最多，中部宽，两头尖圆。在这件器物上，器形的宽窄、纹饰、茎脉以及叶片的卷曲都布置得恰到好处，可见匠人对秋叶的观察到了细致入微的地步。

咸丰是清文宗爱新觉罗·奕詝的年号，只存在了短短的11年时间，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，饱受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乱之苦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国力日衰，最后落到崩逝于承德避暑山庄的地步。这一时期清政府无暇顾及官窑的瓷器烧造，所以这一时期存世的咸丰瓷器数量极少。

这件粉彩秋叶形笔洗器形清雅完整，胎体较粗松，虽然修胎不是很精细，釉面亦不太平整，但形制轻盈新颖，包浆丰厚，色泽鲜亮，把玩之间，令人赏心悦目。

百姓收藏故事

杂项藏趣

金秋时节话斗斛

□刘英杰

时值秋收季节，现代化的农业机械早已取代了犁耙镰刀，对粮食产量的计算也以公斤计算，然而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，升、斗、斛等量器担当着重要的角色，是旧时官府和农家常备之物。它们的材料多为竹木，现已不多见，而历经沧桑留存下来的旧量器，无论是官制还是民制，都已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。

《汉书·律历志》：“量者，龠、合、升、斗、斛也，所以量多少也。合龠为合，十合为升，十升为斗，十斗为斛，而五量嘉矣。”清代《浦泖农咨》：“田有三百个稻者，获米三十斗，所谓三石稻田是也。”可见量器自秦汉到晚清在农业生产中担当重要角色，甚至在民国时期，还有一些地方的钱粮交易中多用容量量器而非重量量器。

《律历志》中的五种量器，从小至大，除“两龠为一合”外皆为十进制，有学者认为“斛”和“石”相通，此说颇为有理。旧时耕种技术所限，产出匮乏，农夫纳粮捐税虽倾其所有，在税官嘴里也不过是“升斗小民”，而王公大臣的俸禄、军队征伐的粮草动则多少万“石”。可就是不入税官法眼的亿兆“升斗小民”养活着王公大臣、无数将士。南宋末年，王侯大臣耽于酒色，朝廷积弱不堪，供给王公和将士的俸禄和粮草虽然仍按旧制，却由原来的“十斗一斛”改为“五斗一斛”，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鬼把戏，竟经元明清几代而延续了下来。

龠是最小的量器，形状像笛子，应由乐器演化而来，两龠为一合。根据现有的器物实测，一龠稻米的重量大概为75克，算是较为“精密”的量器了。合、升两种量器形状多为圆形或方形，上敞下收，规制简明。由木匠选用上等的硬质、耐磨的木料，合角斗隼做成，经久不坏。经测量，一升米重量约为三市斤。斛子，同样是木竹材质，上小下大、中间凸鼓，斛子的左右两侧中间偏上一点，还对称地各设制了一个木把手，以便双手端捧操作计量。这种量器一般的人家是没有的，只有开“六陈行”，经营水稻、元麦、大麦、小麦、黄豆、大米的粮行的大户人家才有。斗，是用柳条和麻线编制、竹篾和藤条刹口的一种粮食量器。这种斗似圆非圆，似方非方，铜雀似的，很结实。斗的左右两边还各有一个稍凹陷一点的耳子，以便使用时好端。

这些已经被淘汰的旧量器，不仅是容量单位，也是计算多寡的量器。如今零落蒙尘的斗斛，大多不成体系，成了博物馆的藏品和藏家手中的玩物，且大部分为民用，“官斛”和“官斗”微乎其微。物以稀为贵，是以一经发现确认，便身价百倍，博物馆自然多方征集，民间藏家也是重金求购。



▲木嵌骨升斗